

當孩子成為導覽員

臺文館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， 從文學出發的聯結與探索

撰文 | 陳柏宇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

5月16日，臺南勝利國小影像創作社帶來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演出，展現博物館向外聯結校園與社會的活力。

提到「博物館」，腦海中會想到什麼？在沼澤雪地埋藏已久的遺骸？一本又一本古代天書？還是一幅又一幅晦澀難解的畫？

「博物館」其實沒有那麼遙遠。「它」應該是一個可以讓人穿越歷史、藝術、創作的「空間」。為響應2026年518國際博物館日，臺文館以「博物館聯結歧異的世界：對話、諒解、包容、和平」為題推出系列活動。其中，5月16日由臺南勝利國小影像創作社帶來的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演出，展現了臺文館做為「博物館」向外聯結後意想不到的活力。



臺文館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常設展展場一景。

文學×建築

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以類似舞臺劇的形式，由勝利國小影像創作社的學生們，分成文學和建築兩組，向臺下的觀眾們介紹臺文館的文學和建築特色。

首先，文學組以臺文館的常設展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為主軸，將文字與文學作品轉換成表演。藉由「文學」是什麼的提問，將常設展搬到舞臺上，以「注意，你已被文學包圍」，提醒觀眾睜開眼睛，發現在新聞、流行歌、早餐招牌等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文學型態；小小導覽員坐在椅子搭建的小船中划槳，在時代中流浪，以各種有趣的動作和流暢的臺詞呈現他們眼中的常設展。

接著的建築組則是扮演了日本建築師森山松之助，依序介紹臺文館建築的歷史以及特色，活靈活現地帶領觀眾從臺南州廳的設計之初，沿著二次世界大戰遭受轟炸的歷史時空，看見拱心石、貓道、托次坎柱、愛奧尼亞柱、馬薩頂等建物特色。



臺文館建築外觀。(圖片提供 | Wikimedia Commons by Adece033090)

在表演時，小小導覽員們精心設計臺詞與手勢走位，交互展現建物特色的相片與模型，更是讓觀眾們可以具體地理解各式細節和差異，比如將古羅馬式的托次坎柱形容為肌肉猛男，表示托次坎柱線條古典俐落的特色；愛奧尼亞柱比喻為時尚名模，呈現了愛奧尼亞柱希臘式的精緻風格。

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不只是一場國小學生的表演，更像是一場濃縮版的臺文館導覽。孩子們以自己的語言和想像，帶領觀眾穿梭於文學與建築之間，讓人看見：建築不只是承載文學的空間，文學也為建築賦予了記憶與故事。

轉化×聯結

在小朋友表演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活動前，自然得先帶著他們參觀臺文館的展覽和建築。

近幾年，臺文館希望觀眾能夠在觀賞展覽的過程中「參與」，對這群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而言，展區中的互動式裝置也深獲



從觀眾變成導覽員，小朋友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學，也在舞臺上分享屬於自己的閱讀與想像。

他們的喜愛。他們在螢幕前尋找自己的白話字名字，試著念出那些既陌生又有些熟悉的音節；也有人站在文學之神面前按下按鈕，抽到大吉時認真讀著似懂非懂的籤文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，或許都會留在記憶裡，成為他們認識文學、認識文學館的一部分。

透過他們的童言童語，可以發現文學和博物館的距離，有時只差那跨進大門的一步。比如建築組的謝依宸便很喜歡「我是小小作家」，能夠將想像的、自創的書籍投影在牆上，有時博物館就是一個讓人可以「看見」想像的地方，是一個「轉化」的空間。

帶領影創社的黃雅貴老師提到，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是臺文館自2025年起與勝利國小合作推動的計畫。經過第一年的經驗累

積，第二年的內容也有所調整。相較於首屆比較偏重臺灣文學史的介紹，今年則將重心放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上，希望透過故事、角色與情節，讓孩子更容易投入，也讓導覽與表演展現出更多活潑生動的可能。

「最困難的還是要怎麼和小朋友溝通。」黃雅貴老師提及，「導覽」——尤其文學和建築，對國小學生們來說並不容易理解，老師們也必須依照不同學生的狀態，調整每一段不同呈現的方式。畢竟，一旦給國小學生們「決定的權力」，天馬行空的他們就是脫韁野馬，或許有趣，但有時候毫無邏輯。

如何說服小小導覽員們，修正那些難以呈現的奇思妙想，成為老師和學生之間的「角力」。對此，影創社的陳瑩璇老師表示：「學生的有趣，有時候和大人的有趣



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學生手持「10月17日」字卡，透過表演，將臺文館的「生日」與建築故事轉化為具體場景。

真的不一樣。」而這些角力，便在不斷試演、練習中調整，成為了兩場精彩的「小小文學導覽員」演出。

成就感×喜歡×開心

從老師們在表演結束後長長吐出一口氣，以及談起學生們從害羞變得願意展現自己、由固執己見變得懂得溝通時流露的歡欣，不難想見排練過程中的種種磨合與陪伴。這場演出不僅見證孩子們的成長，也為博物館日增添了许多童趣與意想不到的活力。

在小小導覽員的嘴裡，更是聽見了那些（被迫）「參加學校活動」之外的「喜歡」。兩場、四組表演皆擔任演出的梁晨晞說完「導演一直改動作，很累」之後，緊接的那聲「很好玩」；文學組的陳禹合

在說完被各式各樣動作折騰之後，脫口而出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！」都透顯出他們從中獲得的體驗令人難忘。

或許，博物館最珍貴的聯結，在一次次參與之中，讓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興趣與位置。當「很好玩」與「有成就感」從他們口中自然說出時，也替這場博物館日的特別導覽，留下別具意義的記憶。

陳柏宇

一九九三年出世，成大台文所碩士，師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。